



記憶中的父親

# 鐵漢柔情

——牧師阿爸駱先春

採訪◎周淑玲

「駱先春」

(1905~1984年)牧師的名字早在十幾年前讀神學院時早已耳聞，對駱牧師幾位出色的子女也欽佩至極。對我個人而言，要把一位台灣教會歷史的傳奇人物，與現今也都算是松年輩的子女連成線，倒是一件具挑戰的嘗試。為要專訪駱先春牧師的子女，帶著好奇又興奮的心情前往三峽，車外的大雨熄不滅內心火熱的興奮，也因著期待而縮短往三峽的距離。

駱牧師的長女駱清信（三峽教會長老）、小女兒純子，早已在駱維仁教授（排行第五）的家等我了。看見他們準時的精神和謙遜的態度，不難了解是出自標準的牧師家庭。清信長老也早已準備好一大疊的相片，僅有一張全家福。每一張泛黃的相片都敘述著一段精彩的歷史故事，每一個人物都象徵著人生舞台中的角色，超過一甲子的歷史，在一段段對話中翻騰起舞……。

## 在教會服事上，父親對你們有何要求？

**清信：**做禮拜時，我們一定要早到。在每個禮拜天的早上，時間都還早就要求我們穿好衣服，早早到禮拜堂。這也奠定了我們十個兄弟姊妹們日後的禮拜生活。

我小學三年級時，阿爸為了要編輯300首台語的聖詩，有人送來一台小風琴。有一天阿爸叫我站在風琴前，跟我說了Do Re Mi的位置，後來給我一本日文的《初學者的彈奏法》，要我自已練習。我在小四已經可以彈簡單的曲子。小五時，阿爸要求我在聖誕節時彈一首曲子。不知道是因為太過緊張，或者程度尚未成熟，在阿爸的監視下練彈時有一小段一直彈錯，他沒有多責備，只說一句「hiah-nih hām-bān。」只是這一句話，就感覺真歹勢。如今回想，他早已計畫要訓練我成為教會的司琴。

**維仁：**他要我們愛惜教會的公物。他自己是對音樂有興趣的人，可是絕對不許我們碰教會的風琴。我一直等到神學院二年級的時候才自學。

**純子：**聽阿母說，當年阿爸在三峽教會教會，每週六下午都要我們清掃禮拜堂。有一次，阿爸走過來，對二姊說：「彼邊椅仔腳擦無清氣。」到晚餐時，發現少了一個孩子，最後在禮拜堂的椅子腳邊找到二姊，見她還蹲在原地，始終不敢站起來。平常阿爸很少罵孩子，這麼一句話就把她嚇得半死。回想七十年前的往事，不免為二姊心疼，卻體會到阿爸對教會服事的嚴格要求。

## 父親在學業上對你們的要求或影響？

**清信：**從小所看到的阿爸都無時無刻手不離書，不是讀、寫、哼唱在作曲或編改聖詩……，不曾見過他有絲毫空閒的時間，他給我們留下好典範。

阿爸在我四~五歲時去日本留學，回來時，我剛好是入學的年齡，他特別帶回一個皮製的背包和鉛筆盒，當場要我phāi-khò-māi。我把空書包背起來，阿爸放了一本新舊約羅馬字聖經進去，卻因為太重，整個人soah-tò-siak-hiā。阿爸講：「Ná會hiah-nih瘦？Tiòh食khah肥leh。」現在回想，阿爸看著我背書包、可以開始接受教育的神情，是一份期待和驕傲。

**維仁：**阿爸很重視孩子的教育。記得，我小學一年級時被學校選上要參加書法作品展覽。他一知道這件事情，就親自在一旁監督，直到他覺得滿意才讓我上床睡覺，那時已經清晨兩點多了。他雖然不要求我得第一名，但是要我对每件事都要有認真態度。

還記得，我高中時有一次因為踢足球時不小心而導致左腳脫臼，無法走路。那時阿爸已經患有心臟病，竟每天讓我坐在自轉車（腳踏車）上，親自推我上學。他通常不多說話，但從他的所作所為感受得到他對教育的重視；這對我們的學習生涯有莫大的鼓勵。

## 與父親相處，印象最深的事情？

**清信：**阿爸過世前兩個半月，有淡江中學校長和幾位教職員來看他，喝茶時，看到他伸手要拿杯子卻拿不到，直到那天才知道他的眼睛早已看不見。平時是阿母在照顧他，他一直沒有跟我們說。當晚我問他：「阿爸，你眼睛看不到為什麼都沒講？」阿爸回答：「這si-sêng會按呢。」他真gàu忍耐，從沒有喊過一聲痛或抱怨。

他不曾要求過任何東西，甚至不會主動吃東西，直到我們說「這東西壞了，要丟掉」，他才說：「我看māi-leh。」還好晚年時，總是用這種「東西壞掉要丟掉了」的方式誘他吃了些好吃的東西。

**維仁：**在我九歲時，因為正值戰爭，沒得上學，也沒得吃。阿爸因為把食物留給孩子們吃，自己長期只喝水，致使雙腳腫脹無法走路。有一天他要用輕便車推他去「有木」（地名）種地瓜。我脫赤腳推了三個多鐘頭才到目的地，從早上七點出門到十點多都沒有吃東西，我們肚子都餓得很難受。爬山到會友的家，他們都已經去山上工作。阿爸在屋外的豬舍撿了一塊豬吃剩的蕃薯，自己先舔一下，

然後把那小塊的蕃薯塞進我的嘴巴裡。當年的日子真是艱苦，但是，阿爸也絕對先把僅有的給我們這些孩子。

**純子：**聽阿母說，戰爭時沒有東西吃，阿母總是弄好早餐之後讓孩子先吃，她才去溪邊洗衣服，每一次從溪邊餓著肚子回來，總只剩下一點米湯，心想，為何阿爸連一點米粒都沒留給她，直到有一天，忘了拿肥皂而折回家，從窗戶望見阿爸從水缸舀水喝，當阿母進來時，問阿爸：「你吃飽了嗎？」他回答：「吃飽了。」到那時候阿母才知道阿爸連米湯都沒喝，只喝水缸的水。

**清信：**難怪三年後我從日本回來，在基隆碼頭看到阿爸阿母來接我，驚見阿爸的臉色很蒼白，手腳浮腫，阿母是o-ta-瘦，幾乎認不出來。

**純子：**一九九八年暑假，我們這些兄弟姊妹們租了一台遊覽車，前往阿爸當年在東部傳道的尋根之旅。當時每到一間教會，當地教會的會友們與我們一起唱詩敬拜，而後一起同樂回憶當時阿爸往事。在一間教會，某位信徒說：阿爸在一次佈道後，因為颱風因素而無法前往另一個部落，這對新婚夫妻請阿爸去住他們家，當天晚上，阿爸起來上廁所時，猛然發現這對原住民新人蓋著草蓆睡在客廳地板上。隔天，阿爸請他們跟他回家，然後拿了一件棉被給他們。當時我聽了只能張大嘴巴、愣在那裡，心想我們是幾個孩子才共同蓋一件棉被呢！

## 在信仰、生活上父親對你們的啟迪？

**清信：**一九七七年阿爸中風住進竹圍馬偕醫院，昏迷了四十多天。他醒過來時第一句話竟是：「阿美族的聖詩猶未做好。」讓我們深深體會到他對上帝工作的使命感。

**維仁：**他是一位很嚴的父親，卻不是無理的嚴。記得，有一個哥哥做錯了事情，他為了訓練團體精神，把我們三個男生叫過來，那時我最小、才七歲大。他用chhe-á（竹子）打了每個人一下手心，我很不甘心，脫口對他大聲說：「馬鹿野郎（ba-ka-ya-ro是日本人用來罵人的常用語）。」這是我一生中對他最大的反抗。但當時阿爸並沒有生氣，反而笑起來。因為他平常要我們不可說謊，而我已經誠實地解釋這錯誤不是我犯的。

從阿爸待人處事的態度和韌性、刻苦耐勞的精神、以及對事情的執著。那種把生命全然擺上的態度，我相信是影響我和維道在日後選擇走上神學道路——特別是聖經翻譯和編譯聖詩的堅持。不是他做牧師之榮，而是做奴僕之苦感應了我們。✦



▲駱先春牧師一九八二年於台神受封為榮譽博士，與家人合影。（相片提供／駱維仁）